

德意志文化丛书

论康德与黑格尔



里夏德·克朗纳著，关子尹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论康德与黑格尔

里夏德·克朗纳 著

关子尹 编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编译. --2版.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2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ISBN 7-5608-2918-X

I. 论... II. 关... III. ① 康德, I. (1724—1804)—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② 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5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605 号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论康德与黑格尔

里夏德·克朗纳 著 关子尹 编译

责任编辑 张德胜 沈志宏 责任校对 徐 栩 封面设计 林家阳 陈益平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mm×1168 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18 000
印 数	1—3 100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918-X/B·10
定 价	1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邓晓芒(武汉大学教授)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刘小枫(中山大学教授)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嘉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志扬(海南大学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教授)

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庞学铨(浙江大学教授)

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

倪梁康(中山大学教授)

靳希平(北京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周家伦 朱绍中

主编 孙周兴 陈家琪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维达 朱建华 李乐曾 孙周兴

孙善春 刘日明 宋健飞 陈君华

陈家琪 林家阳 宗成河 柯小刚

高宣扬 袁志英 章仁彪 韩 潮

主持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电子信箱：deguozhexue@hotmail.com

总 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03年8月8日于沪上同济

中文二版译序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已经是20年前的旧事了。设想近年一直要承担行政事务,由于时间紧迫,平日只稍一有暇,亦须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把20年前的旧译重刊一事,本来连想也没有想过。本书和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文科学的逻辑》中译本的重刊,完全是孙周兴兄的建议和鞭策的结果。

事缘周兴兄于2003年春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现象学与道家哲学”会议。论道之余,周兴兄忽然提出有意把该两本拙译于国内出简体字版,收于同济大学出版的《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之中。出于对周兴兄的敬重和对《丛书》的支持,我一下子答应了。答应时大抵以为事情很简单,但后来上海催稿时,才想到译稿毕竟已是20年前的手笔,总不能不作修订即随便付梓。如是者,也出于自己难以按捺的习性,结果竟意想不到地对旧译下了如此多的重校工夫。两本旧译中,《人文科学的逻辑》首先重校完成,并经周兴兄的转介,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克朗纳的《论康德与黑格尔》一书的重校,则因时间问题只完成了一部分便暂告中止。拖延了半年,直到2004年暑天,才又于百忙中断断续续地重拾重校工作。“断续”的程度,包括把校本和克朗纳原本置于行囊中以便随时随地处理。重校工作虽谓断续,但基本上还是下了一定工夫。到了8月下旬,本书重校眼看快要完成,就在可以舒一口气的这一刻,重校工作却出了意想不到的乱子——重校用的校本竟然在出席英国一国际会议期间于伦敦一酒店中丢失了。由于新学期立即又开始,无奈中,“重校”的工作只有“不了了之”。但另一方面,心中当然明白答应了的译稿始终是要

投交的,事情令人郁闷,可以想见。10月、11月间,由于同济需稿已到了急不容缓的地步,只有硬着头皮,在时间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又再勉力“重校”了一遍译本,不过由于学期中和学期后系里诸事踵至,重校工作最后所能达到的效果,与本来应已具备有的模样实在不可相比。此事半属天意,只有接受事实,并向读者致歉!

正如译本首版序言提及,《论康德与黑格尔》组成的三部分中,第一部分的原文是德文,而第三部分的原文为英文。是次重校当然按原文再予比对。至于第二部分《康德的世界观》,原文虽是德文,但当年翻译时用的是经克朗纳自己校订、甚至大幅修改过(特别是第三章)的英文本。当年无法找到的德文原本 *Kants Weltanschauung*,自得知要进行重校工作后,已托刘创馥君于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寻获。由于是书的英译才是克朗纳的终订本,所以重校时没有刻意要按德文本订正,但如遇英文本语意不明确的情况,却是多次翻查德文而得到澄清。

最后,旧译重刊事,得再感谢周兴兄的错爱;因译稿蹉跎而对《丛书》出版所造成的延搁,复要向同济诸同人致以歉意!

关子尹

2004年岁暮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中文译序

本书收录了克朗纳讨论康德、黑格尔,乃至德意志观念论哲学之论著三种,合译成篇。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所占的重要性,此处不遑多说。这次翻译工作之主要目的,一方面固然是希望借助克朗纳丰富的学养提供读者了解有关问题的一些便利;但是,更为重要的,乃是希望透过克氏敏锐的史识和综合性的洞察力,为汉语读者就这一重要思想阶段提供一些反省与比较之层次境域。

本书第一部分是克朗纳最为学界推重之两册巨著 *Von Kant bis Hegel* 一书的“导言”部分,是书成于1921年,至今已有一三版面世,乃是有关德意志观念论历史之权威著述。然而此书至今尚无英文译本。中译者目下亦自忖没有把此书完全译出之意图与心力,故只将该书之“导言”部分自德文原本译出,以期读者能窥见克朗纳对整个德意志观念论发展之基本了解和他整治这一历史阶段时所作的方法上的和反省性的考虑。

本书第二部分《康德的世界观》,其实是克朗纳于1914年于德国图宾根(Tübingen)发行的一本简短而精辟的、有关康德哲学之小书。由于身在台湾,一时之间找不到此书之德文原本,只好依英译本转译(按:英译本是沈宣仁先生提供的,特此致谢);幸好所据之英译本是经过克氏亲身校订过的,据英译者指出,此书第三章“道德主体论”甚至经过克氏自己据德语原本作过相当彻底的修改,所以这一英译本子就更能代表成熟时的克朗纳的哲学立场了。中译者于翻译这一个部分的过程中,一方面为求阐明一些窃以为较难懂的章节,一方面为求表明与克朗纳不同之态度,所以附上为

数不少的“中译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有一些帮助。

第三部分收录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发展”，这篇长文本非一独立的论著。当黑格尔的早年神学著作英译本（英译本名为 *On Christianity: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由 T. M. Knox 编译）于 1948 年出版时，克朗纳除了参与小部分英译工作之外，复以英文为该书写成一篇介绍黑格尔哲学之全面发展的“导言”。这一篇“导言”触及了许多和德意志观念论有关的问题，是一篇可以独立阅读的文献。“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中译之原译稿是译者于 11 年以前便已完成的（本书首两部分之翻译工作却是于最近才进行及完成的）。然而，这次刊出的稿子，是最近半年内，重行修纂以后的译稿。十年人事几许，十年以前从事此项翻译时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稿子拿出来公诸于世，如今于修纂后决定刊出，亦属许多偶然事件之结果也。原译稿本来包括许多“译注”的篇幅，但既为十年以前的个人意见，故除一二特殊个例以外，于是次刊印时，均全部删除。而由于时间之限制，译者又无法重新另作注解，谨向读者致歉。又，本书第三部分“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之原译稿曾于多年前先后给劳思光和刘述先二先生过阅，并获多处指正，于此由衷致谢。特别地，劳先生乃是译者年来这一连串平凡的工夫的肇始者和启导者，对先生之感谢更非译者于此足以完全表达的。

吴子尹

1984 年 9 月，于东海大学

作者简介

克朗纳(Richard Jacob Kroner), 1884年3月8日生于当时德国东境 Silesia 区贝列斯留(Breslau)市。曾就读于贝列斯留、柏林(Berlin)、海德堡(Heidelberg)和弗莱堡(Freiburg)等大学, 为新康德主义运动中的西南学派(以海德堡和弗莱堡为主要聚集所在)中的佼佼者。1908年, 克朗纳于弗莱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Promotion), 1911年在同一大学获得教授资格(Habilitation)。1912年成为弗莱堡大学 Privat-Dozent, 开始为时数十年的教学生涯。1924年被呼召为德里斯敦(Dresden)工学院哲学教授, 1929年转移教席于基尔大学(Kiel)至1934年而止。此后不久, 克朗纳离开德国, 1938年执教于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翌年往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发表有名的吉尔福特系列演讲(Gifford Lectures)。1940年, 克朗纳移民美国定居, 先后在耶鲁大学(Yale, 1940—1941)、纽约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41—1951, 1954—1955)、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 1944—1956)、德州大学(Texas, 1961—1962)和费城的路德神学院(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等校任教。克朗纳于1974年逝世。

克朗纳毕生著述甚丰, 由于资料不全, 现只将其主要者列表如下:

- 1911/1912 *Zur Kritik des philosophischen Monismus*
(*Logos*, II, 1911/1912, pp. 206—229)
- 1914 *Kants Weltanschauung*
- 1921 *Von Kant bis Hegel, Band 1.*

- 1924 *Von Kant bis Hegel, Band 2.*
- 1928 *Die Selbstverwicklichung des Geistes*
- 1943 *Primacy of Faith* (Gifford Lectures)
- 1943 *How do we know God?*
- 1948 *Hegel'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 to Hegel; *On Christianity;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tran. and ed. by T. M. Knox)
- 1951 *Culture and Faith*

目 录

总 序

中文二版译序

中文译序

作者简介

第一编 《从康德到黑格尔》导言 (1)

一、“德意志观念论”这一阶段的一般特性 (3)

二、以下一陈述的方法与目的 (22)

第二编 康德的世界观 (41)

英译者前言 (43)

导言 (47)

一、道德意志论 (50)

二、道德二元论 (69)

三、道德主体论 (96)

四、道德现象论 (121)

五、实践之优越地位 (135)

第三编 黑格尔哲学的发展 (145)

一、尝试的年代 (147)

1. 民族宗教的理想 (149)

2. 康德的影响 (150)

二、创见的年代	(156)
1. 爱的泛神论	(159)
2. 一个系统的残篇	(161)
三、浪漫主义	(164)
1. 黑格尔与谢林	(170)
2. 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	(173)
3. 谢林与费希特的糅合	(177)
四、黑格尔的第一个哲学系统	(181)
1. 逻辑学与心灵	(187)
2. 绝对心灵	(189)
3. 信仰与知识	(190)
4. 自然法	(194)
五、浪漫主义的理性化	(199)
1. 思辨与历史	(202)
2. 无产者的模式	(205)
3. 不快乐的意识	(207)
4. 理性与天启	(209)
六、最终的系统	(213)
1. 逻辑学	(214)
2. 百科全书	(218)
3. 法理哲学	(221)

第一编

《从康德到黑格尔》导言

一、“德意志观念论”这一阶段的一般特性

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一个德意志观念论的发展,如果以《纯粹理性之批判》出版的一年算作起点,而以黑格尔最后的伟大著作《法理哲学》算作终点的话,基本上发生于1781年至1821年这段时间中。在这短短四十年的光景里,一个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精神运动展现了。惟一稍可援引以为比较的,是希腊哲学的发展,然而后者盘桓于一远为漫长的时段,而亦不如德意志观念论一般密集地产生出如此多的伟大的系统。尤其是1800年前后,一个复一个庞大的系统,以令人目眩心慑的速度被铺陈出来,一件又一件的创作的面世,似乎将要结集起来缔造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这一发展虽然迅速异常,但是其中潜伏着的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而这些思想家正是借着这一股力量去处理和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一股力量潜伏着经历了基督教世界(Christentum)弥漫着末世学的(eschatologisch)希望这一阶段;真理展现的日子除非马上来临,不然将永远无法实现;这日子近了,我们受到了召唤,要把这日子引导出来。^① 康德作为一个奠定这一运动的人便满怀有一种想法,认为他已一了百了地替人类把历史最炙手可热的理论问题回答了。康德于《纯粹理性之批判》中说:“惟一仍然可行的,乃是批判的途径。假如读者乐意而有耐心地愿意与我同行此一道途,而

^① 1795年1月底,黑格尔给谢林写信时曾经写道:“上帝的国度将要来临了,我们不能再把双手懒闲地插放在口袋中了!”(Das Reich Gottes komme und unsere Hände seien nicht müßig im Schoße!). 参见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and I: 1785-1812*, Johannes Hoffmeister 编, (Hamburg: Felix Meiner, 1952/1969), p. 18.